

# 文史哲 | 周刊 WEEKLY

■13—15版

青年学者论坛

## 月下何来山水翠

——刘禹锡《望洞庭》献疑

□ 刘宇耘

刘禹锡《望洞庭》云：“湖光秋月两相和，潭面无风镜未磨。遥望洞庭山水翠，白银盘里一青螺。”这首诗不仅被选入多种古典文学普及读物，而且多次入选小学语文教材。2018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语文教材将此诗前移到三年级上册，表示其更应早点学习。瞿蜕园称“此诗颇为古今传颂”(《刘禹锡集笺证》)，可知此言非虚。

那么，此诗“可传颂处”何在？当代诸家几乎把目光都集中在秋月下的湖光美景上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集体编撰的《唐诗选注》，于此诗的“说明”一栏中说：“诗人把秋夜的湖光山色描写得优美动人，俨如山水画一般。”刘学锜先生品赏此诗云：“在明月的映照下，浩瀚的湖面与澄澈的天宇连成一片，呈现出月光如水如天的浩茫、静谧而和谐的景象，也秀出诗人目接此景时内心的安恬愉悦。”(《唐诗选注笺证》)。周笃文先生说：“此诗描写了秋夜月光下洞庭湖的优美景色”“在皓月银辉下，洞庭山愈显青翠，洞庭水愈显清澈，山水浑为一体，望去如同一片雕镂剔透的银盘里，放了一颗小巧玲珑的青螺”(萧涤非等编《唐诗鉴赏辞典》)。不难看出，认为《望洞庭》描写的是月下湖光景物，已成为学术界共识。而且他们认为其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夜景，如瞿蜕园先生说，此诗“必至其地者尤知其赋物之工也”(《刘禹锡集笺证》)。

其实，若“至其地”，临其景，反而会感到这种描写是完全不合逻辑的。第一，“望”是远视之义，汉代刘熙《释名·释释容》云：“望，茫

## 贺知章与镜湖

□ 刘曼华

镜湖，又名鉴湖、庆湖、贺监湖等，在今浙江省绍兴市南、会稽山北麓。魏晋以前，镜湖多以水利工程的形象出现。《通典》载：“(汉)顺帝永和五年，马臻为会稽太守，始立镜湖，筑塘周围三百里，灌田九千余顷，至今人获其利。”晋室南渡以后，伴随这一时期文人山水审美意识的逐渐觉醒，镜湖才开始作为自然景观之美为人所发现。王羲之云：“山阴路上行，如在镜中游。”王献之曰：“镜湖澄澈，清流泻注，山川之美，使人应接不暇。”而镜湖成为越地自然景观的典型代表，并真正进入文学书写，实则是在唐代，尤其在贺知章以后。

镜湖之于贺知章，是满怀依恋的精神故园，是灵魂栖息的安顿之所。诏赐镜湖一曲，更是象征着荣归故里，“仕宦而至将相，富贵而归故乡”，满足了文人士大夫对于为官的最高期待。而贺知章之归镜湖，无疑也给镜湖作了一次很好的宣传，不仅通过名人效应使它广为人知，也赋予其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。贺知章对镜湖的喜爱与依恋，在他为数不多的诗歌中可以反映出来。据统计，今存贺诗仅二十三日，涉及浙江的有《答朝士》《采莲曲》《回乡偶书二首》四诗，除家喻户晓的《回乡偶书(少小离家老大回)》外，其余三诗均提及镜湖。《答朝士》诗曰：“银镊银盘盛蛤蜊，镜湖莼菜乱如丝。”乡曲近来往此味，遮渠不道是吴儿。莼菜是极具地域特色且被广泛喜爱的地方风味。贺知章面对朝士的戏谑，同样借此来表达对家乡风物的赞美与自得，“遮渠”二字，形象地表现出诗人反对方一军的得意神情。而人对莼菜和蛤蜊的镜湖，在为诗人提供生存所需的同时，也孕育了他对家乡最深切的怀恋。

《采莲曲》诗曰：“稽山云雾郁嵯峨，镜水无风也自波。莫言春度芳菲尽，别有中流采芡荷。”《采莲

也，远视茫茫也。”月夜并非远望观景之佳时，因其看远所得只能是一片朦胧，什么也看不清，缘何诗题要名《望洞庭》？诗中也特意提到“遥望”，亦可证明诗人作诗之时的远视视角。并不是说夜不能望，而是说夜望之景与白天不同，故古诗上册，表示其更应早点学习。瞿蜕园称“此诗颇为古今传颂”(《刘禹锡集笺证》)，可知此言非虚。

那么，此诗“可传颂处”何在？当代诸家几乎把目光都集中在秋月下的湖光美景上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集体编撰的《唐诗选注》，于此诗的“说明”一栏中说：“诗人把秋夜的湖光山色描写得优美动人，俨如山水画一般。”刘学锜先生品赏此诗云：“在明月的映照下，浩瀚的湖面与澄澈的天宇连成一片，呈现出月光如水如天的浩茫、静谧而和谐的景象，也秀出诗人目接此景时内心的安恬愉悦。”(《唐诗选注笺证》)。周笃文先生说：“此诗描写了秋夜月光下洞庭湖的优美景色”“在皓月银辉下，洞庭山愈显青翠，洞庭水愈显清澈，山水浑为一体，望去如同一片雕镂剔透的银盘里，放了一颗小巧玲珑的青螺”(萧涤非等编《唐诗鉴赏辞典》)。不难看出，认为《望洞庭》描写的是月下湖光景物，已成为学术界共识。而且他们认为其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夜景，如瞿蜕园先生说，此诗“必至其地者尤知其赋物之工也”(《刘禹锡集笺证》)。

其实，若“至其地”，临其景，反而会感到这种描写是完全不合逻辑的。第一，“望”是远视之义，汉代刘熙《释名·释释容》云：“望，茫

曲》是乐府旧题，唐诗中以此为题者甚多，内容多描写采莲的劳动场景，采莲女的美好姿态及男女间的情思。贺知章此诗却别具一格。云雾褪去显出苍翠的稽山，环绕着波光潋滟的镜水，水上泛舟中流的采莲女子，构成一幅淡浓相宜的水墨画。“莫言”道出了诗人不为春归而叹惋，“别有”则显示出他善于发现生活之美的豁达率真。顾璘《批点唐音》评曰：“《采莲曲》，季真弃官学道，诏赐镜湖一曲，故其说如此。言富贵外别有可乐者。”镜湖之美，给退居山林的贺知章以心灵的慰藉，使他在人生的重大转折面前不至于茫然失措。

《回乡偶书》二首作于贺知章还乡之后，其二曰：“离别家乡岁月多，近来人事半消磨。唯有门前镜湖水，春风不改旧时波。”诗人离家日久，年迈而归，宦海浮沉的往事仍历历在目，而家乡的人事却已发白了鬓，春风不改旧时波。在故乡的镜湖一如既往地泛着清波。在这“镜湖”与“不改”的对比中，愈发凸显了诗人对于世事变迁的无限感慨。看似信笔写来，实则于平淡中见深情。这里的镜湖，给贺知章留下的，是记忆深处唯一不变的那一抹温情。

对于热爱故土的中国文人来说，故乡的魅力永远不可替代。对于贺知章而言，镜湖是起点，亦是终点。而他回馈给镜湖的，除了满怀的深情，还有传之千古的厚重意蕴。贺知章致仕，得镜湖划一亩，不仅成为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，也使镜湖名声大噪，赋予了它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。

其一，以贺知章其人其事及贺监旧居等遗迹为主题的歌咏，成为历代镜湖诗作中的重要内容之一。诗人们追忆贺知章的潇洒风姿，称赞他的逍遥自适，抒发斯人已去的感慨。中唐诗人朱放《经故贺宾客镜湖道观》云：“已得归乡

念出发，凭空虚构，因此这类诗中就出现了“玻璃万顷清无滓，只有君山一点青”(元杨公远)、“望中青似粟，约莫是君山”(元程文海)、“光浮泽泻千潭碧，影漾君山一点青”(清聂敏敦《蓉峰诗话》卷四)、“几峰森列青崔嵬”(宋叶茵)、“一碧九万里”(宋刘克庄)、“扁舟泛碧波”(明黎扩)之类的诗句。二是版本有误，现通行的本子不是刘禹锡的原作。

刘禹锡《历阳书事七十韵》序云：“长庆四年八月，予自夔州刺史转历阳，浮岷江，观洞庭。”可以肯定，诗人确实于秋天到过洞庭湖。在作者的集子中有两首与洞庭秋景相关的诗，一是《望洞庭》，另一是《洞庭秋月行》。据卞孝萱《刘禹锡年谱》，诗人“离夔州时，于巫山神女庙，遍览古今题诗”，“沿途游览名胜古迹…至宣州宴游”。从而可见途中行程松散、社交活动也丰富，而洞庭二首疏朗平和、意境悠远”(查慎行《中秋夜洞庭对月歌》)，缘何能看到如同“白银盘”一般的色泽？且“白银盘”更像是完整的湖面形状，再次与月下的局部视角产生矛盾。显然这都是违背常理的。诗中的“镜未磨”“白银盘”“青螺”历来被赞誉设譬精警，显然是建立在现实视觉基础之上的，而还原诗中场景，不但看不出其精警之处，反而疑点重重。问题何在？

笔者认为，此有两种可能：一是作者根本没有认真观察过洞庭湖的景观，像古籍中许多以“潇湘八景”之“洞庭秋月”为题的诗一样，像是在画卷上题诗，只是从概

里，逍遥一外臣。哪随流水去，不待镜湖春。雪里登山屐，林间漉酒巾。空中道士贤，谁是学仙人？”晚唐唐中《经贺监旧居》曰：“不恋明皇宠，归来镜水隅。道装汀鹤识，春醉药人扶。逐朵云如吐，成行雁侣随。兰亭名景在，踪迹未为孤。”齐己《洞庭山闲坐》把他称为贺君的典范，与陶渊明对举：“闲行闲坐藉莎烟，此兴堪思二古贤。陶靖节居彭泽畔，贺知章在镜池边。”王贞白官学道，诏赐镜湖一曲，故其说如此。言富贵外别有可乐者。”镜湖之美，给退居山林的贺知章以心灵的慰藉，使他在人生的重大转折面前不至于茫然失措。

其二，贺知章得赐镜湖、致仕归隐的故实本身，赋予了镜湖衣锦还乡与荣归故里的意味，引来了当时和后世许多文人的艳羨，甚至成为他们的政治理想。就这一点而言，他堪称历代走向仕途的文人士大夫的成功典范。

其二，贺知章得赐镜湖、致仕归隐的故实本身，赋予了镜湖衣锦还乡与荣归故里的意味，引来了当时和后世许多文人的艳羨，甚至成为他们的政治理想。就这一点而言，他堪称历代走向仕途的文人士大夫的成功典范。

其二，贺知章得赐镜湖、致仕归隐的故实本身，赋予了镜湖衣锦还乡与荣归故里的意味，引来了当时和后世许多文人的艳羨，甚至成为他们的政治理想。就这一点而言，他堪称历代走向仕途的文人士大夫的成功典范。

首句都作“洞庭秋月两相和”。类书系统如宋潘自牧《记纂渊海》卷十四、祝维新《古今合璧事类备要》卷五、清《御定渊鉴类函》卷二十四等，引此诗首句“秋月”皆作“秋色”。就一般规律而言，类书重在分类抄写，对原文不作修改。而集部之书，由其文学性质所规定的价值取向，编撰者往往会根据自己的理解和判断对文字进行改动，以符合其审美追求。因此关于此诗的第三句，在集部中就出现了好几个不同的版本。笔者认为，类书中的“湖光秋色”比“湖光秋月”应更接近于原作，它所依据的应该是未改动前的本子。若据此改“秋月”为“秋色”，则一切问题便迎刃而解了，翠色、白银盘、青螺皆为“秋色”的呈现，也皆是白天的景观。“洞庭览名胜古迹…至宣州宴游”。从而可见途中行程松散、社交活动也丰富，而洞庭二首疏朗平和、意境悠远”(查慎行《中秋夜洞庭对月歌》)，缘何能看到如同“白银盘”一般的色泽？且“白银盘”更像是完整的湖面形状，再次与月下的局部视角产生矛盾。显然这都是违背常理的。诗中的“镜未磨”“白银盘”“青螺”历来被赞誉设譬精警，显然是建立在现实视觉基础之上的，而还原诗中场景，不但看不出其精警之处，反而疑点重重。问题何在？

当然版本问题比较复杂，比如此诗之第三句，就出现了“遥望洞庭山水翠”“遥望洞庭山翠小”“遥望洞庭山水色”“遥望洞庭山正翠”等几种不同的传本，孰是孰非，这里暂不作讨论。我们关注的是这种违背常识的“改版”是如何出现的。这个问题至关重要，因为它普

唐代以后，表达这种羡慕的文人也一直不曾断绝。宋人楼钥《贺监湖上》曰：“万顷平湖一苇航，此归喜似贺知章。上恩赐与西湖曲，遂老吾家归照堂。”明王鏊《送钟钦礼还会稽》云：“鉴湖一曲臣所好，细草幽花梦中到。敕赐乌纱作外臣，白石清泉恣游钓。”清张英《镜湖》诗曰：“盛事谁能继？高踪未可寻。镜湖分一曲，方见主恩深。”从这些诗句行间，无不透露出对贺知章得圣宠而归镜湖的赞叹。笔记小说当中也有类似记载。陆游《南唐书》卷十一记有冯延喜的一则轶事：延喜善于仕进，然喜言高退事。尝早朝，集漏舍，叹曰：“玄宗赐贺监三百里鉴湖，非仆所敢望。得赐玄湖曲，亦遂幸意。”

又如《诗林广记》载，苏子瞻名重当时，其弟子由出使契丹时，北使先“问所在”，后来子瞻为陪伴，又“屡诵三苏文”。于是兄弟二人有诗唱和，子瞻和答于兄弟曰：“毡裘年来亦甚都，时时鹄舌问三苏。那知老病浑无用，欲问君王乞镜湖。”

以上二则材料的真实性都无从考知，但仍可看出，许多文人都对“乞镜湖”告老而退的价值观念持认同态度，甚至想要效仿贺知章。镜湖是贺知章的精神故园和身心栖居之所，承载着他内心深处对家乡最深切的怀念。贺知章则堪称镜湖的首位代言人。镜湖之美，若非借助贺知章其事的宣传效应，也难以较快为人所知，有唐之世，众多诗人对镜湖越来越多的关注，不能不说没有贺知章的功劳。贺知章赋予镜湖的独特文化意蕴，千百年来更是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文人。

(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博士)

## 文学遗产

本报教育部·主办  
北京语言大学光明文学遗产研究院·协办  
本期学术主编：尚永亮(武汉大学教授)  
2021年第20期 总第1060期

丝绸之路驿站是东西方文化交流与碰撞的重要见证。在唐代，丝路驿站既是军事防御、信息传递、物资往来重要支撑，也是文人赴幕出使不可绕过的场所，文人对丝路驿站的题咏难以胜计，并借由驿路传诵流播。盛唐边塞诗人岑参的诗歌堪称西域舆地实录，对西域驿站和馆舍着力写实刻画，岑参也是第一人。

从出土文献可知，岑参与西域馆驿关系密切。吐鲁番出土的史料文卷记载了西州多所馆驿迎送岑参、封常清、武判官、崔颢等人的情况，可与岑参行迹及其诗歌相印证。唐代西部驿道“本备军速”(刘俊文《唐律疏义笺解》)，贞观十四年(640)侯君集伐高昌，“乘驿进路，同会虏庭”(《唐大诏令集》)，战事克定，又修路置驿，遣使宣抚；显庆二年(657)苏定方大破贺鲁，“西域悉平”，依旧“开通道路，别置馆驿”(《唐会要》)。天宝年间，岑参两度出塞，分赴安西与北庭，常怀“好奇”又独抱诗心，借由他的诗篇，文献记录中的凉州馆、金城临河驿、玉关驿、安西馆、铁关西馆、银山碛西馆等驿馆，都从时空中立体起来，而凉州馆尤为重要。

凉州城是唐代丝绸之路东段两条支线(陇关道与萧关道)的西端交汇点，是督统军事、控扼驿道的重镇，不仅是军事力量最强的河西节度使治所，“断隔羌胡”(《旧唐书》)，也是通商西域的殷富之都，“商侣往来，无有停绝”(《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》)。岑参先后在西域馆驿作诗三首，仅这三首诗，就分别展现出凉州馆中诗人曾经的孤寂寂历、悲壮慷慨与兴会淋漓。细细读之，可以帮助我们还原唐代西域馆驿旅居空间，窥见唐人边陲生活的诸般况味。

天宝十载(751)五月高仙芝远征大食，担任掌书记的岑参留守驻地，与幕中同僚还至武威(凉州天宝元年改为武威郡)，眼前的“边城细草出，客馆梨花飞”唤起岑参无边的苦闷与乡愁，凉州馆就是他孤清寂历的回忆之场。岑参向往助风摧沙裂的大碛峡口驿馆中作诗明志：“丈夫三十未富贵，安能终日守笔砚”(《银山碛西馆》)。此时身还凉州，独对“黄鹂上戍楼”的明丽春景，却只能“塞花飘客泪，边柳挂春愁”(《武威春暮闻宇文判官西使还已到晋昌》)。他在凉州馆写下《河西春暮忆秦中》：渭北春已老，河西人未归。边城细草出，客馆梨花飞。别后乡梦数，昨来家信稀。凉州三月半，犹未脱寒衣。

梨花本是馆驿庭植的观赏植物，如岑参居于冀州客舍的“客舍梨花繁，深花艳幽鸟”，但因“梨”“离”谐音，梨花就成为诗人眼中离愁别思的凝结物。地域之间强烈的物候反差，更令人思接千里。漂泊塞外的岑参，常将乡思寄托梦境与家书，馆驿就是“梦”与“信”的双重载体。首先，作为旅居空间，边城馆驿无疑承载了未归人的孤夜梦思，所谓“别后乡梦数”，诗人在馆驿中度过了无数个在梦里“假想式”还乡的夜晚。岑参在陇州分水驿亦诗云：“别家犹忆乡，山塞多离忧。”(《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》)宿于铁关西馆时，由于相去日已远，身似飘蓬而心失所系，梦境亦迷。”(《宿铁关西馆》)其次，作为通信场所，馆驿中本可期待家信频传，但唐初对文书寄递管理严格，私人信件只能托付驿卒顺便递送；丝路驿站以传递军情为要务，越向西去，通信私信越难。所以在凉州馆，是“昨夜家信稀”，到了安西馆，就已经“不与家信通”(《安西馆中思长安》)了。总之，对于去国万里中的官员而言，馆驿提供了相对独立的私密空间，疲惫的身躯得以暂时安顿，而生命漂泊的孤独与迷惘却催发甚至放大了。

驿站也是官方别馆场所。僚友驰赴安西，岑参为之长歌壮行，凉州馆成为悲壮慷慨的饯送之场。高仙芝随师大食，岑参与同僚在凉州馆饯别随行赴安西的同伴，作《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便高开府》。其诗以震人心魄的发调，展开辽阔苍茫的西域世界：“热海亘铁门，火山赫金方。白草磨天涯，胡沙莽茫茫。”欲将此前亲赴安西曾经感受过的震撼呈现于前。他在诗中激励刘单“男儿感忠义”的许身报国精神，而对其“马疾过飞鸟，天穷超夕阳”的形象

刻画也是岑参自己的英雄理想。诗的后半部分“呈高开府”，渲染高仙芝的赫赫军威：扬旗拂昆仑，伐鼓震蒲昌。太白引官军，天威临大荒。西望云似蛇，戎夷知丧亡。“西望云似蛇”一句，据敦煌残卷《占云气书》可知，唐人行军作战，望云占吉凶已十分普遍，其中有“有云双青蛇，云去可击，大胜”的图注，盘桓安西两年的岑参可谓读之，可以帮助我们还原唐代西域馆驿旅居空间，窥见唐人边陲生活的诸般况味。

(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)

## 岑参诗歌与凉州馆驿

□ 燕晓洋

刻划也是岑参自己的英雄理想。诗的后半部分“呈高开府”，渲染高仙芝的赫赫军威：扬旗拂昆仑，伐鼓震蒲昌。太白引官军，天威临大荒。西望云似蛇，戎夷知丧亡。

“西望云似蛇”一句，据敦煌残卷《占云气书》可知，唐人行军作战，望云占吉凶已十分普遍，其中有“有云双青蛇，云去可击，大胜”的图注，盘桓安西两年的岑参可谓读之，可以帮助我们还原唐代西域馆驿旅居空间，窥见唐人边陲生活的诸般况味。

天宝十载(751)五月高仙芝远征大食，担任掌书记的岑参留守驻地，与幕中同僚还至武威(凉州天宝元年改为武威郡)，眼前的“边城细草出，客馆梨花飞”唤起岑参无边的苦闷与乡愁，凉州馆就是他孤清寂历的回忆之场。岑参向往助风摧沙裂的大碛峡口驿馆中作诗明志：“丈夫三十未富贵，安能终日守笔砚”(《银山碛西馆》)。此时身还凉州，独对“黄鹂上戍楼”的明丽春景，却只能“塞花飘客泪，边柳挂春愁”(《武威春暮闻宇文判官西使还已到晋昌》)。他在凉州馆写下《河西春暮忆秦中》：渭北春已老，河西人未归。边城细草出，客馆梨花飞。别后乡梦数，昨来家信稀。凉州三月半，犹未脱寒衣。

梨花本是馆驿庭植的观赏植物，如岑参居于冀州客舍的“客舍梨花繁，深花艳幽鸟”，但因“梨”“离”谐音，梨花就成为诗人眼中离愁别思的凝结物。地域之间强烈的物候反差，更令人思接千里。漂泊塞外的岑参，常将乡思寄托梦境与家书，馆驿就是“梦”与“信”的双重载体。首先，作为旅居空间，边城馆驿无疑承载了未归人的孤夜梦思，所谓“别后乡梦数”，诗人在馆驿中度过了无数个在梦里“假想式”还乡的夜晚。岑参在陇州分水驿亦诗云：“别家犹忆乡，山塞多离忧。”(《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》)宿于铁关西馆时，由于相去日已远，身似飘蓬而心失所系，梦境亦迷。”(《宿铁关西馆》)其次，作为通信场所，馆驿中本可期待家信频传，但唐初对文书寄递管理严格，私人信件只能托付驿卒顺便递送；丝路驿站以传递军情为要务，越向西去，通信私信越难。所以在凉州馆，是“昨夜家信稀”，到了安西馆，就已经“不与家信通”(《安西馆中思长安》)了。总之，对于去国万里中的官员而言，馆驿提供了相对独立的私密空间，疲惫的身躯得以暂时安顿，而生命漂泊的孤独与迷惘却催发甚至放大了。

驿站也是官方别馆场所。僚友驰赴安西，岑参为之长歌壮行，凉州馆成为悲壮慷慨的饯送之场。高仙芝随师大食，岑参与同僚在凉州馆饯别随行赴安西的同伴，作《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便高开府》。其诗以震人心魄的发调，展开辽阔苍茫的西域世界：“热海亘铁门，火山赫金方。白草磨天涯，胡沙莽茫茫。”欲将此前亲赴安西曾经感受过的震撼呈现于前。他在诗中激励刘单“男儿感忠义”的许身报国精神，而对其“马疾过飞鸟，天穷超夕阳”的形象

刻画也是岑参自己的英雄理想。诗的后半部分“呈高开府”，渲染高仙芝的赫赫军威：扬旗拂昆仑，伐鼓震蒲昌。太白引官军，天威临大荒。西望云似蛇，戎夷知丧亡。“西望云似蛇”一句，据敦煌残卷《占云气书》可知，唐人行军作战，望云占吉凶已十分普遍，其中有“有云双青蛇，云去可击，大胜”的图注，盘桓安西两年的岑参可谓读之，可以帮助我们还原唐代西域馆驿旅居空间，窥见唐人边陲生活的诸般况味。

(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)